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在星期二出版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增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刊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報名：二月七日起，至二十三止，二十四日在
校址：東四北，船板胡同東口顯廟 同二十四
屆。 月

京報副刊

第四一二號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

春臺

一樣的悽悽，一樣的亂世昏昏，走到露天裏，我覺得有點雨樣。

太陽用了黃酒的顏色晒在我的身上，飽喝了一天的酒似的，我熱炙炙的醉起來了。挺出胸膛，我仰頭想笑，天上一陣鈴聲，抑揚回旋，蘭花香那樣的柔和，鵝子水泡那樣的光潤，天上樂園中諸神合奏的使我知其好而不知其所以好之故。一陣鶴子潔白的映在青天前，光輝閃閃的飛過。

在這天空中我的心靈輕鬆的飄浮，我注意，我又記憶，在這天空中是應該有什麼東西可尋的。

不錯，畫家見到的，畫柳



春風

嫩芽漸漸的飽滿，遠望過去，枝條顯得很濃厚了。不錯，什麼人都覺得的，風已脫去冰雪做的後角了。紅紅的太陽，暖暖的空氣，鬧答答的聲音與輕飄飄的心，不錯，這種一切都趕我到回憶放風箏的路上去了。

人頰相互親密起來的時候是如此可以感激

而且如此無以感激的先得我心的，當你看了天仁慈更如此福壽的天仙的，噓噓，多麼好！老人的，飄着輕服飄着雲霧，如此窈窕，如此

我記得，我很愛「絲鷁」，這是用絲放的風箏。每年遊禹王廟回來的船中，船浮在四面是水的地方，淡青的稽山異樣柔和的浮在綠水上，水與山的分界處是一帶金黃的桑花。在這背景中，父親擎出「絲鷁」，寬放細絲，真聽話，這輕飄飄的小鸞擺着，跳着，點着頭，撲着翼子，吐吐的飛遠去了。父親讓我背背放繩的滋味，我擎了一回就還父親了，我說，「曼曼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呵

春臺

二 驅念

十月《改進平民中學的計畫（下）》

→陳源與蕭士比亞

日致魯迅

本着良心觀察的結果

張雲鵠

多芬

胡曾三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重的」。

後來我自己也放風箏，這總是老鷹在天上打圈，用了尖利的聲音，一一丫丫的叫的時候，園中綠草地，撒滿黃色小花的蒲公英與紅色小花的紫雲英的時候，又隨處生着正是紹興風味的青菜與馬蘭頭，踏過的時候，陣陣放出香味，與吃時一樣。我就在這草地上放風箏。



風 筏

是他的清亮的高唱引起我們的注意。一點也不謊，春是由他嘴裏喊出來的春聲送來的。他的腳掌撥動起來，波浪如油，濃厚的浪出花紋。這時節，仰頭看見滿天的各種風箏，有如蝴蝶，國中有了最大的跳舞會。

想到蝴蝶，我就揀定買這隻彩蝶罷。賣風箏的拔下帽邊插着的竹絲，給這風箏配上三條線，我就擎來可以放了。

大家都放起風箏來吧，讓他們如人的會集，更比人親密。

馳 念

——寄我親愛的弟妹們——

轟——像要把四圍的牆壁都炸毀了般的一聲悶響，也許把你們中的一個或是兩個，從夢中驚醒。接着就是在一陣驟雨似的劈拍聲中，居入特異的，乓——的一聲飛揚在半空，使四五里方圓內同時驚醒的人們，都知道某店王家裏在「謝年」。憂愁，喜悅，懶惰，都擇定了相適的人，佔據了他們的全心，而使他們發生怎樣籌錢，怎樣娛樂才新鮮，又是過去了一年等的感覺。這些感覺，我相信，在你們的心裏是未必會發生的，除出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的喜悅。

你們想必正忙着問月大月小，計算着還有

可是，攀了線想放他高去而急跑看的時候，屢次摔倒的；人是跌倒了，風箏卻不立刻跌下來，軟軟的講笑我的勾着頭看我爬起來。我累了，風爭丟在家裏，出去走走，河埠頭常有人在洗裤子，聽到這么丫丫的聲音。小鴉如松花黃的棉團，丁一又丁一又的叫着，公鴉浸在水裏，雪白的身子映出橘色的眸頭，說錯了，這

幾天。雖然明知道至多也不過五天了，但總還是要計算着。在每日照例的嬉笑着絕不覺到日子過得慢的你們，聽了這一聲爆竹之後，一定是焦急地期待着新年的到來，而要咒咀這日子之不肯快跑了。然而在這幾天之中，有一天是沒有讓你們咒咀的餘暇的，——這就是陰曆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這一天，你們即使不先把預備元旦穿的衣服試新，總也要換一件比較清潔點的衣服的。在已有春意的暖和的陽光下，成羣的跟着父親或者叔父，走到祠堂門前的時候，遠望着太平鎮大街口新橋頭空地擁擠得如螞蟻般的人頭，靜聽着許多人的叫賣，議價融成的喧譁的一片喧囂聲，你們頰上深深的兩個笑溝，至少，恐也可以放進一顆櫻桃罷。

你們相互的挽着手，聯成一串緊跟着父親叔父們，鑽進這擁擠着的人羣中。當然，穿草鞋，背「排竹筒」的山裡人是不會招你們的主意的，——你們或許因為「排竹筒」之在你們眼前幌，阻礙你們的視線，或「牠」了你們的頭，而反覺其討厭；就是在路旁陳列着如扁担，木杓，「飯頭」，「蘿蔔絲罐」……等貨品，也一定不會引起你們的興趣。能够留住你們的注意力而使你們捨不得轉移視線的，是這樣的：在幾根繩繫着的麻線上，層疊地掛着許多種：在幾根繩繫着的麻線上，層疊地掛着許多種：

四

反日俄出兵東省太會通電
反日俄出兵東省大會宣布共產黨之罪狀
北京國家主義青年團反對日俄出兵宣言
通信處：北京大學收發課轉

論

一場，勤業場，青雲閣，賓宴華樓，琉璃廠
期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
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
半年一圓一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書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

多張的花紙，用鮮艷的各種色彩印成什麼「空城計」，「取成都」……等的花紙，刷刷地迎風招展在你們的面前，醞成紅綠的一片；穿心炮，月亮炮，鳥籠炮，……這些東西也雜陳在兩塊門板上，許多個仰望著的人頭就擁擠在這花紙擺的周圍。

這時，你們決不計及父親叔父們的身邊帶着多少錢，而想把這些美麗的花紙全買來供你們的玩兒。但是，等到你們在大街上掙了一回之後，已看厭了許多同樣的花紙。結果，只買了特出的你們所認為最好不過的幾張，在滿意中度了這一年一度的「升入市」回到家裡。於是，這一天，也就在把各人所有的花紙拿來爭着門檻中迅速地過去了。

父親也許成日的在外奔波，母親一定是忙著煩惱一切。這乙丑年所僅存的二天，真是你們所始覺得無聊的日子！然而，在三十日的傍晚，當黑暗正從壁角慢慢地伸展出來的時候，你們的無聊也就消失了。父親用茶盤捧着歷代祖宗的神主，從二哥或是別一家的塵垢佈滿的灰暗的櫈上下來；你們中的一個執着燈籠在前面引導，其餘的想必也都握着幾枝香跟在後面；在燭光漸漸地明亮的暮色中回到家裡。於是，你們又忙着把一年來粘附在神主上的塵垢拭淨。

會乾淨的神主在這些裡面，不但還不知道生死是怎麼回事的你們不會引起悲哀，就是年齡大一點如父母叔伯們也未必會有什麼特別感覺的了！

吃了晚飯之後，你們也許偷偷的走到母親面前，突然的說：

「媽！我今年再也不吃飯了。」

自然，正忙着料理一切而無暇顧及你們的母親，一時是未必會參透這句話的用意的。在「為什麼？」的反問中，你們可以看出她臉上正佈滿着驚異。但是，當你們因母親的受騙而忍不住的撲嗤一笑時，母親也就立即恍然大悟，而且在慈祥的笑容裡默恕了你們的頑皮，溫和地囑咐你們早些睡去，不要淘氣。

在不知不覺的睡夢中，你們就又添了一歲了！

因為這不僅是昨日的明天，而且是昨日的明年的第一天，所以有如此重大的意義，能使你們一張開眼就急着要爬起。穿新衣服是不能說，什麼拜太公，拜年等等應有的禮節也可不提。雖然糖汁粘在你們的嘴唇在陽光中發亮，你們也總還是歡笑地不住的吃東西。在這一天內，你們是謹守着母親的囑咐，不會淘氣的。

至於我呢，在三天的休假，滿街五色圖旗

的飄揚中，毫無感覺的已經算是過了年了！雖然還有一個你們所焦急地期待着的陰曆年不久就會到來，但一看到那時滿街的店舖都像罷市般的緊閉着門，像我這樣的異鄉人連吃饭也要發生問題，那裡還會引起什麼興趣。鄉愁重重地壓着我這顆地念的心，擠出來的僅僅是一些悲哀的回憶。

本來，因為已經改用陽曆，我是不贊成再過一回陰曆新年的。我自己並不十分明瞭，這是什麼道理：你們的快樂生涯，竟能使我這樣的是什麼？的懷念。我將抱住你們，一個一個的親熱的吻你們的頰，假使我的手能夠超越這些三千萬水的距離，伸長到你們面前。

然而，我突然覺到，我們是已經隔離了四年了！整整的有四年不見了！我計算着你們的年齡，並且在心中詳審我自己的形影，我知道，在這四年中，生理上已經使你們具有我所不能認識的音容！縱使我的手能伸長到萬里而抱你們於懷中，我的嘴恐也要遲疑地不敢親近你們的頰邊了！

在黯淡的燈光下，我，只瘦削地幽幽的發出這一聲嘆息，從我的心底：「呵，我親愛的弟妹們！」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北京。

改進平民中學的計畫

卷之三

(二) 調育 調育的首要條件，就是「師生融洽」，「毫無隔閡」。如何才能融洽呢？在於大家開誠，摒除一切虛偽的痕跡。教員學生無論研究學問，討論問題，吃飯，遊戲，師生均在一處，不分彼此。這叫做共同生活。上次我已向大家說過了。教員不僅是教知識的，是教人的；不僅是領導學生求學識，更該領導學生做人；不僅在教室給學生讀書，更在平常一舉一動，給學生們一種行為的榜樣。所以學校裏面的職教員應當個個都是「學生的師表」，應當個個都為「學生的模範」。在同學方面，也應當特別注意，蓬學校沒文憑而不求知識，大都不問自己所得的知識夠不够，只問自己畢業時間到不到。知識欠缺，升好大學既然不能，於是不得不去進一個殘渣大學，大學雖然畢業了，不特於世無補，連謀生的本事也不够，這不是害了自己，又害了社會嗎？有的學生，學問還有一點，但是品行不端，對於朋友親戚也沒有點利他的意思，行出來的事完全利己禍人，像這種人對於社會國家有好處嗎？平心而論

，就是有天大的知識，若是沒有偉大的人格為之驅進，其危險比之無知識還大。所以諸位到了學校裡來，最要緊是學做人，其次才是求知識。我上面說的師生共同生活，教師為學生的模範，其用意就在給諸位一個學做人的榜樣。我們學校裡的教員都是品學兼優的。他們到這裏來，不但引導你們求學，還給你們作榜樣。他們對同事和善恭敬的態度，就是諸位對同學應當友愛和睦的榜樣；他們對你們的熱誠和勤，就是你們對於年齡比你們小，班級比你們低的人氏榜樣；他們教授的勤懇不倦，就是諸位員都負有指導的責任，每個教師都是學生的模範，每個教師都負指導學生行為的責任。換句話說，就是教育責任由各個教員分擔。

在我們學校裏無所謂特設的消極管理，亦無不任積極訓育的教師。

本校調育目前視為可以改良的，約有三點：（1）本校職效員皆係專任，右人有「教之道，貴一專」的話，這話是很有意義的，凡事欲精，必要專一。教育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更是非專任不可；我們學校下半年所聘請的職教員，除幾種課程必須兼任教員外，多數皆是專任，在學校裏住宿，一天自早到晚，和學生在

一起，那才可以見出本校訓育由職教員共同担负的計劃，才可以收人格教育的功效。(2)師生共食。在一個學校之內，應當師生共同生活。共同生活的範圍很大，共飯食亦當包括進去，決不可教師在一塊兒吃，學生在一塊兒吃，教師與學生都當在一塊兒吃。在別的學校裏當教師的多不願麻煩，又怕與學生一塊兒吃受拘束，其實師生間如果融洽，開誠布公，共掉而食，何嘗有什麼拘束。教師在一塊兒吃，學生在一塊兒吃，學生疑惑先生吃的比學生好，誤會先生學生間有了階級，師生反而生了隔閡了。學生與教師間總不可有界限，有界限便生隔閡，生隔閡，便起反感，起了誤會，學校裏的教育就無法進行了。我們學校為免掉隔閡，達到共同生活目的起見，所以必須共食。(3)注重學生寄宿。學校是求學和學為人的地方，一切的設備，都是為謀學生的便利而設備的。故在學校住宿，比在家庭住宿便利得多。學校中的同學致貢，都是為求學而來的，各有事做，不相妨礙。家庭中則不然了，有的人是無事的，中國的習慣，無事做的人，却不免要尋找壞事做，經過家庭生活的人，必知道這個道理。我們學校中的教師都是品端學粹的，一舉一動都給學生一種榜樣，人格感化的力量，漸漸的就發生效力了。故為學問進益計，為養成良好的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第十二期目錄

魏建功

勸善錄

難 說

龍首（論說）

卷之三

吳承仕
何首烏

期

零售大洋一角

第十一回 不平衡的偶力（張資平）
（續者）斥國家主義與新文藝（爲法
靜晚（袁家驥）

發行地點 1. 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
學門 2. 華花胡同北新書局
4. 漢花園大北出版部售書課

四十

醉酒之後（創作）
「唱國歌的哭聲」（東京來信） 章山
「哭聲中唱國歌」（北國消息） 姜華
通信處：儲庫營五號

習慣計，爲端正不良習慣計，學生還是住在學校裏爲妙。

（三）設備。設備對於學校的發展和成功，學生精神和進步，是項重要的。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個道理不但可用之做工，亦可用之學校。學校裏的設備就是學者教者的工具，沒有適當充分的工具，教者難於教，學者難於學，往往徒費勞力，於事無補，所以一個以校的設備，不應當草率，並且每年應當陸續增加。在每年經常費中，薪俸只可占百分之六十，其餘百分之四十應當做爲行政費和設備費。學校才能進步，才能完善。現在一般公私立學校教員薪水占去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再除去行政費，設備費簡直是沒有了。故現在的學校都不能有充分的設備，我們走到學校去參觀，一走進去，便有「空空如也」的感覺。無怪學校辦不好。我們的學校，也沒有充分的設備，其重大的原因，由於經濟困難。但無論如何，我總想法籌措節款項，陸續添補學校的設備。經費困難，寧肯別的方面省些，設備上萬萬不能省。本校下半年我和其他的諸位職教員雖是專任，都是極少的薪金，一方固然都抱一種犧牲精神來本校做事，一方也是爲省出一部份的款來添置校具。

設備中最重的第一，是書籍。第二，是儀

器標本。第三，是體育用品。關於書籍的設備，在本校固然不多，但是在我們學校門裡有平民圖書館。平民圖書館，本來也是陳拔菴先生發起平民中學時同時舉辦的。平民中學和平民圖書館的關係最密切，從前陳先生也會答應我們學校於開館時間內可去館內看書，以後我們當然設法和平民圖書館管理人商議，規定相當時間，使大家到館看書，達到運用上的便利。像平民中學自己的圖書館一樣，至於儀器標本，去年暑假添購的理化儀器及動植物標本很多，我曾到標本室看過一次，在北京私立中學中是絕無僅有的，差可足用，以後自當設法繼續添置，以期教授學習上的便利。——至於體育用品，關係學生的身體，更應該特別注重，體育用品，種類非常之多，一時贅贅，固然不易，但是我們總設法使之齊備。下半年聘到體育教員，當然和他商議，除本校所舊有的體育用品以外，隨時添置。

以上幾點，不過是我的意見，初到校草草的計劃，下半年開學後，再詳細按照學校改進的步驟切實去做。希望你們大家把我的這改進本校的計劃轉知你們的家長，你們和你們的家長有什麼意見，或來信，或當面，向我說明，都是我最歡迎的。總之，我辦學校是有計劃的

，有目的的，按照我的計劃，期望我的目的實現。

陳源與蕭士比亞

冬芬

雖然我們這位名人名教授陳源即西冷先生，霎時間添了四個頭銜——Voltaire-Solon France-Dickens，在這裡我却不想說他是否冒牌的假貨，因爲我根本不了解這四位著作界的大名流，對於名人陳源先生呢，「說句不客氣的話」，也摸不着他是何等樣人。你說他是「正直」吧，這和 Voltaire, Solon, France and Dickens，可說是風牛馬不相及的。不過我讀了陳源先生給徐夫人（根據「一封情書」）那封「名人書札」，我便想到蕭士比亞底 Jules César 的劇中人安東尼（Antony）對一羣怪忠實的聽衆演說關於勃魯脫（Brutus）和他的黨徒殺死凱撒（Caesar）的一片話了。我似乎覺得陳先生那封名札的說辭之巧妙，不亞於安東尼，換句話說，不亞於唐士比亞。我們如其說陳源先生有意模仿蕭氏的陳套，去搞亂讀者的心靈，使攻擊上加倍收效的話，甯可說陳先生特別了解蕭氏的藝術手段和羣衆心理，因爲陳先生究竟是我們貴國的數一數二的名人名教授呵。現在，我們說陳源那麼樣的唐士比亞，或者士比亞那麼樣的陳源，似乎很

合於情理的。

上段不過是點題。這裏我要說的是安東尼的措辭的巧妙，和陳源先生在那封信上的應用。

安東尼是凱撒——羅馬皇——的嬖人，勃魯脫——凱撒的好友——恐怕凱撒做了皇帝，羅

馬人民要被壓迫，把他殺了。安東尼決意替他報仇，但勃魯脫是羅馬國中最忠實最勇敢最被民衆信仰的人。於是乘着凱撒舉喪的機會，演說關於凱撒被殺的冤枉，和勃魯脫的負友。

溫着三寸不爛之舌，果然激動了怪忠實的聽衆，把勃魯脫的岸燒了，後來終至自殺。在他的演辭裡面，處處在說凱撒之忠心，受了勃魯脫的冤枉，然而勃魯脫是忠實的。由淺及深，由冷到熱。屢次聲明他不想激亂聽衆，起來暴動，爲的是勃魯脫被民衆信仰爲惟一忠實的人，却無意中給他們起來暴動的引導。因爲羣衆對於勃魯脫的忠實，起了懷疑，自然什麼亂子都開出來了，記得其中有這幾句話，很可寫了下來：

"O master, if I were disposed to stir Your hearts and minds to mutiny and range,

I should do Brutus wrong, and Cato sins wrong,
Who, you all know, are honorable men :

國

時評

(一) 國民軍將領的兩通電
(二) 反日，反俄，與反日俄

邵春

現

第 三種族問題
這幾種法令還不廢止麼？
「拂拂」的悲哀

志從陶孟和
印評社會文明的論文集。著者說：「我是也以斯

出了象牙之塔

王世杰

這是厨川白村泛論文學、藝術、思想、批評

I will not do them wrong; I rather choose

To wrong the dead to wrong myself and you.

Then I will wrong such honorable men."

這種說辭是何等巧妙呵，沒有蕭士比亞那麼藝術的手段和觀察羣衆心理的切密，是寫不出的。我們這位名人名教授陳源先生那封攻擊周氏兄弟的信裏的措辭，居然也有這種手段，我們讀了之後，如其討厭他綁了蕭氏的語彙，寧可佩服他有蕭氏的天才，因爲他究竟是我們貴國的數一數二的名人名教授呵。現在我要談他的信了。

他的信裏的語句，表面看去，似乎覺得非常深刻。仔細一讀，立刻會發現他是存心要和蕭士比亞比賽藝術手段的高低的痕跡。在他那比賽中的犧牲者，就是周氏兄弟。你看他一面說周作人先生是一個 Gentleman，一面又說他是會挑撥風潮的，一面說許多什麼紹興師爺阿，沒半點人氣呵，放冷箭呵，另一面就提起「青年叛徒的領袖」的話；這不是和安東尼的演辭同一陷於矛盾嗎？安東尼的存心，是要激動怪忠實的聽衆，所以有意抹殺良心造謠，不知道陳源先生的存心是什麼？勃魯脫的忠實，終究被讀者了解，正如我們了解周氏兄弟不會

誣陷名教授陳源先生一樣。因爲我們對於周陳兩方面的平時的意向，知道的頗爲確切。另外可不必說，我們想起最近的過去，北大獨立的這件含有 Dramatic 意味的事實，就會知道贊成和反對的兩種人的人格的結晶了。然而我們這位名教授陳源先生竟然大鳴其氣，好像被冤枉到無可退讓的地步似的。因爲做不出怎麼大的文章，便觸類旁通地攬入魯迅先生在教育部服務的話，因果倒置，終究使全文減色，這是陳源先生想不到的吧。魯迅先生在教育部服務，是替國家做事，並不是給袁世凱黎元洪賈銀做私人，並不是每月坐領三千元津貼的官宦或偽君子。莫非陳源先生的腦袋裏，印着「朕即國家」的觀念太深嗎？章士釗做總長，反對章士釗，以至於去職，爲反對而去職，並非因去職而反對，這真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的精神之表現。然而陳先生說他是缺德，我們如其說陳源先生有意周納，甯可他是「得意忘形」。

文章寫的得意，忘記了行文的破綻，因爲陳源先生是我們貴國的數一數二的名人名教授呵。

我對於陳源先生的那封名人手札的讀後感，繳卷之後，就要說些不關緊的「閒話」了。陳源先生固然是我們的蕭士比亞，如果我們不相信蕭士比亞在戲劇方面的成功是平空得到的話，至少會使我們，或蕭士比亞本人，紀念文

編輯者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代派處北京翠花
胡同北新書局報資每份銅圓四枚外埠洋二分預
定全年一元半年五角連郵費

給民國的青年友人月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
詢問
季志仁
翠花胡司
北新書局
京經售處
景山東街
景山書社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猛進社 ●定報處：北京
大學第一院猛進社 ●出版日期：星期五
●報費：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函購郵費二分
全年五角全年一元

葛復興和蕭氏以前的幾個戲劇家如 Marlowe 等底功績。最淺顯的比例，兒子是要他的父母生出來的；兒子在社會上得有說話的機會，明白點說，社會對於兒子自詡的算號能够懂得，是靠父母首先造成一種環境的。可憐的我們，從前絕不知道 Gentleman 是何等樣人，什麼 Voltaire, Sola, France, Dickens 等等洋鬼子的名字，更摸不着頭腦。現在似乎有點明白了，這不能不說受五四運動時期幾個努力新文學的人們的賜禮。但據徐志摩先生在北大教室裏所說，周氏兄弟在新文學運動方面有功績的，那末談起「飲水思源」的話，我們似乎要十二分的感謝他們了，因為使我們懂得 Voltaire, Sola, France, Dickens 的算號，周氏兄弟至少是有力分子。不過我們現在要歸他們，未始不可；即使蕭士比亞要咀咒他的前輩，尤其可以，因為他的藝術手段忒高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原是文士的本色呵。

周的結果怎麼呢？據我個人的感想，除了自娛自聽之外，沒有別的了。本來惹起一場醜聞的原動力是不強而且不成理由的。說一句「北京有兩個名人名教授，揚言於衆曰：『女學生可以叫局』」的話，不過很細微的事。姓甚名誰，並不說出；如果我要去承認的話，我先會打一個寒噤，或摸一摸面皮。因為實際上我是

否配納在北京的兩個名人名教授之內，究竟一個問題呢。如果有人說北京有許多名人名教授，名戲子名小姐，被凡心衝動的太戈爾叫了局，表面上自然須生氣的，反正內幕中做什麼把戲，局外人是不知道的。好在說這種話的人，在中國是不會有的，——我更其十二分的不敢。歸結的說，陳源先生的品行，要比偷鹿的蕭士比亞高出一等，在道德方面說，陳源先生和蕭士比亞，却有點不相像了。

我的話說完了，却要談談徐志摩詩人或美

致魯迅

魯迅先生：你和陳源的事，可以止住了。

說來說去，老是那一套，有什麼意思呢？

向着什麼紳士之流，偶爾打一兩下子，本來也是好事，不過我們的目的也止在撕破他們的衣服，搗碎他們的架子，揭開他們的面具而已。至於裏面赤裸裸地肉，無論是美是醜，似乎可以暫時放過的。

陳源不是自己已經脫去了衣服，放下了面具，丟開了架子了嗎？別人攻擊他千言萬語，能比他自己登在「攻周專號」上的那幾封信更有勁嗎？誰能在這些信裡面，看得出一點你所謂的架子，喚得出一絲他自己所謂的「人氣」呢？架子之類的東西，無論是別人搗毀的好，是自己糟蹋的好，總之，不是已經沒有

了嗎？

寫到此地，又觸起一件同樣的事情。晨報的態度，在被焚以後，不是更其反動了嗎？有些人很希望牠再焚一次，我却以為不必！想燒到晨報不說話，或說相反的話，敢斷言不能。我們只要燒掉牠的面具，架子，衣服等等就可以。現在不是已經奏効了吗？牠那以前假裝着的正大，公平種種醜態，不是一生氣，已經不變了嗎？蘇俄同日本有了密約，一個經營南滿，一個經營北滿，這種謠言，牠以前還不肯造吧？

架子之類的東西，無論是別人搗毀的好，是自己摃打的好，總之，不是已經沒有了嗎？

至於魯先生「」的事還多着呢：像「明天」，「阿Q」這一類的創作，「桃色的雲」這一類的譯解，我們正渴待着哩。我們要先生的這月一類的東西，却是聽不耐煩！

胡曾三，師大。

法權問題專號

原莽

第海納像

亨利海納評傳

第三弟兄（小說）

餘未沒事（譯文）

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冰森

二月十日出版

楊丙辰

魯迅

韋森

胡曾三

師大。

本着良心觀察的結果

（第六八七票。本刊發表選舉票說明之十一。記者註。）

十個柱石能支住龐大的中國嗎？決不能的

第一個是馮玉祥——公光明磊落，不作婦人之仁。凡愛國愛民者友之，害國害民者敵之。（如迎素不謀面之孫中山北上，謀國事，與禁錮曹锟是一具新時代思想，努力平民政治，非僅長於治軍而已。孫公去後，予最景仰者公爲

所施其技了。所以所選出十個的柱石人才，不能全國的事，都交給他們去辦的，還要我們合力去幫忙，才有成功的希望呢。現在將十個柱石，可做我們引導者寫在下面。這是我本着良心觀察的結果，也不一定要與他人相同的。請您看罷：

第二個是馮玉祥——公光明磊落，不作婦人之仁。凡愛國愛民者友之，害國害民者敵之。（如迎素不謀面之孫中山北上，謀國事，與禁錮曹锟是一具新時代思想，努力平民政治，非僅長於治軍而已。孫公去後，予最景仰者公爲

所施其技了。所以所選出十個人，爲較傑出者之柱石人材。他如醫界之湯爾和，工業界之馬君武，學界之蔣夢麟，章太炎，梁啟超等，亦較可注意，可有希望之人物，亦不可忽也。至於號稱長勝之吳佩孚，殘民以逞之張作霖等，鄙人實不敢領教也。

十五，二，七日，岑克明於小糸鈞。

孤

第五

（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冰森

原莽

第海納像

亨利海納評傳

第三弟兄（小說）

餘未沒事（譯文）

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冰森

二月十日出版

楊丙辰

魯迅

韋森

胡曾三

師大。

國家與教育第二期目錄

國家主義與教育界之新生命（三）

常乃璽

劉炳榮

謝循初

遇安

李

奇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

中

華